

鬼子毫无所获，就假惺惺地释放了20人，余下的85人于正月初二被带到承德，押进监狱。

在承德监狱，有5人被砍头，69人在狱里被折磨而死，有11人判刑后被送到丹东、抚顺、阜新充当劳工，1944年才回到家乡。

敌人在村里把人抓走之后，又把全村的房子一烧而光，粮食衣物烧成灰烬，牲畜全被烧死。在这滴水成冰的严冬季节，人们走投无路，无家可归，吃饭无粮，过上了流浪乞讨生活。很多人经受不了这样的打击而倒下了，南双庙成了废墟。400多口勤劳善良的人民经过这场劫难，仅剩下了200多口人。这50多户中就有10余家成了绝户。这是日本侵略者欠下中国人民的又一笔血债。

（摘自《河北文史资料》第十五辑）

日军在凌源达摩洞、 香洼、南台子的三次大逮捕

张紫熙 杨明宇

位于凌源县南部山区河坎子乡的达摩洞、香洼西沟、后槽岭南台子3个村，与河北省青龙县毗邻，是山青水秀的好地方。东北三省沦陷时期，日伪军警在这里横行霸道，烧、杀、抢、掠，无恶不作，血腥镇压抗日军民。他们以河坎子乡为中心修建警防所，在其北面的佛爷洞驻扎警察讨伐队，在其南面的青龙驻扎日本宪兵队，在其西面的刀尔登驻扎伪宪兵特高队。四面设防，驻扎重兵，妄图扑灭凌源人民的抗日烽火。在此期间，日

本侵略者在凌源县河坎子乡达摩洞、香洼、南台子制造了3次大逮捕的血腥惨案。

一、达摩洞大逮捕

1942年11月下旬，冀东军分区第七区队住在达摩洞的南台子。经过两天准备，晚饭后按照预先计划，军民一道出发了。南台子有杨玉平、杨占一、杨占宽、杨有保、杨永国、杨玉明、杨玉清、杨玉春、杨芝9人，带着锯、斧子、钳子等工具，跟随部队锯倒沿途电柱，并切断电话线。半夜时分，部队包围了建昌县老达杖子警察分驻所。四面夹攻，警察们呼救电话不通，抵抗无力，只好俯首就擒，交出全部武器和弹药。尔后，部队烧毁了警察分驻所。天亮前部队撤离，被俘虏的警察就地释放。

同年腊月初七日清晨，日本宪兵队和伪满警察讨伐队，对抗日部队和无辜百姓疯狂反扑。二三百名荷枪实弹的日伪军，从前槽岭直奔达摩洞的西庄和南台子。先包围了村子，然后把全村的男女老少200多人都赶到河边，强迫跪在沙石上。残忍的日伪军轮番毒打无辜百姓，拷问八路军的去向和私通八路军的人是谁。他们先从牌长马占先下手，棉袄领被扯开，门牙被打掉，脸被打得血肉模糊。但马占先一字不露。其他老百姓也无一说出真情。日伪军认为就地拷问无效，就穷凶极恶地抓走一百多名男人，当天押解到香洼西沟，不给饭吃，并连夜严刑拷问。这些老百姓意志坚强，宁死不屈。无奈日伪军又施毒计：“杀鸡给猴看”。首先抓出程相，用棍棒打、皮鞭抽、装麻袋里摔，并动用各种刑法，但程相一声不吭，宁死不供。在程相身上没得到一句话，两个日本宪兵和一个翻译，又像狼一样扑向小学教师吴秉志，他们以为吴秉志是个文弱书生，不会有程相的挺劲。于是，先是甜言诱供，吴秉志不招供，便用木棍毒打，又绑在板

凳上灌凉水，用刺刀扎破下巴、耳朵，他还说“不知道”。就这样轮番折腾一夜，日本侵略者还是一无所获。次日，日伪军又从被捕的人群中挑出8人，有牛瑞、吴秉文、马占川、程相、臧文、陈广田、高文奎，由日本宪兵押解到青龙，关进宪兵队监狱，又残酷折磨两个多月，敌人仍是枉费心机。其余的人被押送到佛爷洞警察讨伐队，因遭受重刑行走不了的，日本侵略军官下令，就地杀害。在梯子岭枪杀了臧秉会，在杨杖子杀死了陈奇。经佛爷洞警察讨伐队审讯后，把其中的28人用汽车押送凌源街监狱，严刑逼供。这28人中，后来被送进阜新煤矿的23人，有达摩洞西庄的陈海、高文祥、高文胜、高文荣、高文富、高文奎、米德胜、米德风、米德坤、米广田、米老四，有达摩洞东庄的马文胜、陈世昌、段继祥、朱义、魏成生、臧秉志、陈余、陈廷、朱尚荣、马羽等。另有达摩洞东沟的马瑞霞，被关进了本溪监狱，马瑞霞明为东庄伪甲长，但暗地参与抗日工作。虽然刑讯不招，又查无实证，最后也惨遭杀害。

二、香洼西沟大逮捕

这次大逮捕，发生在1943年11月。以暗捕香洼西沟程兴为信号。程兴明为香洼伪甲长，实为抗日活动骨干分子。日本侵略军了解到程兴的情况，他利用甲长身份，为八路军办事。于是，刀尔登伪警察署特务以通知他去开会的名义，把程兴押送建昌县监狱，后又转送承德伪热河省监狱。不久，被杀害在那里。时隔不久，日本宪兵队和伪警察讨伐队，联合围扑香洼西沟，逮捕了裴真等14人。其中程相被押送到本溪杀害了；程秀被杀害在建昌县监狱；裴真被押到刀尔登伪警察署，进行严刑拷打，王振、王庆、王世恒押到佛爷洞警察讨伐队毒打后，关进建昌县监狱；王山、王秀、王荣、王俊、岳海山被押送到本

溪煤矿；程君被押送到凌源街监狱；张辅臣被关押在山嘴子警察署。香洼西沟是个小小的山村，这一次竟被日伪军先后逮捕15人之多，其中3人惨遭杀害。

三、后槽岭南台子大逮捕

1943年农历正月十三日，冀东十六军分区第七区队住在后槽岭南台子。唐沟的秧歌会来这里演出，部队领导就着看会人多之机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道理。当天夜里扭秧歌和看会的人都留宿在这里。次日黎明，部队去后槽宣仗子，刚进村时间不长，伪警察讨伐队就偷偷地从四面包围上来。不料，却被七区队打了个大败而逃。

讨伐队惨败消息传到了刀尔登警察署，日本侵略军气急败坏地再次带领讨伐队扑向南台子。日军和伪警察逐户抓人。幸亏群众有防备，年轻力壮的男人多在外边躲着。这次大逮捕被日伪军警抓到的有韩元、韩耀、韩常、张树林等几十人，押到北杖子河套边。日本军官声嘶力竭地嚎叫后，李荣成翻译道：“跪下，把你们这些私通八路军的统统枪毙！”正在这时，伪警察把甲长纪老占揪来了。日军官让翻译问：“你家来八路为什么不向我们报告？”纪甲长急中生智答道：“我已派人去报告了。”李荣成追问：“你派谁去报告？”纪老占答道：“我派白永富媳妇去报告的。”实际这是纪甲长的一“计”。日伪警官气势汹汹训斥群众一顿之后，又把南献申、南献五、韩义、韩福山带到刀尔登警察署，用绳子抽、木棍打。还把南献申捺在板凳上，灌凉水，4个警察轮流施刑，硬要他们招供八路军情况。但他们仍是一无所获。后来又把南献申送到凌源监狱，直到这一年的农历三月末才被放回。

（摘自《朝阳文史资料》）